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12

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013044541

I247.57

466

2012

21世纪年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

I247.57
466
2012



北航

C1652104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 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09835-4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5448 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何 婷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49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20.5 插页 2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35-4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- 声音低回 方 方 / 1
- 李杜的憧憬 李 铁 / 59
- 漫水 王跃文 / 96
- 别雅山谷的父子 迟子建 / 160
- 精神 曹军庆 / 199
- 科学笔记 余同友 / 233
- 现实生活 罗伟章 / 273
- 愤怒的小鸟 余一鸣 / 324
- 北京邻居 荆永鸣 / 376
- 老子革命多年 烈 娃 / 427
-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 侯 波 / 469
- 有时也会想念你 赖妙宽 / 523
- 众声喧哗 王安忆 / 552
- 师父 徐皓峰 / 616

声音低回

方方

1

阿里这一觉睡得好久。

他一直在做梦。他的梦很简单，很多时候，就是吃东西。梦里一咀嚼，嘴巴跟着动，口水便一直滴到枕头上。醒来时，阿里也从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。他甚至没有梦的概念。他只是在睡梦中，等着一个声音叫他。只要这个声音远远飘来落在耳根，他一秒钟都不耽搁睁开眼睛，张口就叫：“姆妈！”

此刻的母亲，就像他想着的一样，满脸带笑。只要母亲脸上有笑，阿里心里就很舒服。他也会呵呵地笑，仿佛梦里的享受一直在延续，一秒钟也未中断。有一回，母亲满脸忧伤，眼眶含泪。阿里醒时，吓一大跳。他立即就难过，甚至哇哇大哭。一边哭一边伸出两只手，去拉扯母亲的嘴。母亲的嘴巴必须是张开着笑的。这样子阿里的心才会好受。

现在，这个声音还没有到来。阿里继续着他的美梦。这个梦真是太长了。所有的东西都已吃完，它还没响起。

把阿里摇醒的是隔壁罗爹爹。阿里醒来，揉揉眼睛，往罗爹爹背后望望，说：“我姆妈呢？罗爹爹。”

罗爹爹长叹一口气，拿起阿里放在椅背上的毛衣，递给他，说：“阿里，往后得靠自己了。”

阿里没有听清楚罗爹爹说的什么，还是问：“罗爹爹，我姆妈呢？”

罗爹爹想起阿里耳朵不是太灵，便放大了声音，说：“阿里，今天陪罗爹爹好不好？”

阿里还是不明白，继续问：“我姆妈呢？罗爹爹。”

罗爹爹帮着阿里把毛衣穿上身，想了一下，才说：“阿里，你要乖，不然你姆妈放不下心。你先跟爹爹去外头转转，等你爸爸和阿东回来再说。”

阿里很不高兴，但是罗爹爹的话他也是必须听的。因为母亲每天都会跟他说：“阿里，要听罗爹爹的话哦。罗爹爹有功夫，一个巴掌下去，能把肚皮打爆。那你什么东西都吃不成了。”今天虽然没有母亲说这番话，阿里似乎还是记得。他赶紧捂了一下肚皮。

穿好衣服，阿里脸都没洗，便跟罗爹爹出了门。他的情绪很是低落，因为罗爹爹没有叫他刷牙。虽然平常他最烦刷牙。可是母亲说了，不刷牙就不给吃东西。这样，他就记得每天必须刷牙。罗爹爹却一字不提刷牙的事。果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，就出了门。走出街上，风刮起来。风仿佛知道他的肚子很空，呼呼地全都朝里面灌，然后在肚子里四下撞击，咕咕乱叫，似在找出口。

阿里说：“罗爹爹，风蛮大。”

罗爹爹没理他。阿里又说：“罗爹爹，我打屁了。”罗爹爹还是没理他。

罗爹爹是老寒腿，天一凉就要拄拐棍，走路奇慢。阿里先是跟在他的身后，突然记起姆妈的话。姆妈说过，罗爹爹腿疼，要去搀他。阿里便嘟着嘴，上前了几步，把自己的胳膊递给罗爹爹。

阿里说：“姆妈说的，罗爹爹腿子疼，要搀。”

罗爹爹把自己的手搭在阿里胳膊上，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姆妈是个好人呀。”

阿里没有听进罗爹爹的话。他心里很不高兴。母亲没见着，牙也没有刷，什么东西都没吃，肚子咕咕地叫。他甚至有点想哭。可是母亲说过，不能在马路上哭，一哭就会遭人笑话。母

亲带他出门，每次都会如此这般说一遍。阿里想着，不由自主抬头张望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母亲。

路人匆忙地来去。不时有汽车从阿里身边呼啸擦过。马路前前后后都没母亲的身影。阿里到底忍不住了，又说：“罗爹爹，我姆妈呢？”

街边有个早点摊，罗爹爹停下来，从摊桌下拖了条板凳，一屁股坐下，然后大声叫：“细婆，给阿里来碗热干面。”

阿里站在罗爹爹身边，一副沮丧的神情。他还是没听进罗爹爹的话。他不明白何故今天的早上同平常的早上不一样。没有母亲的早晨，纵是阳光灿烂，于阿里，却仿佛仍是黑天。魔鬼潜伏在四周，随时可能飞扑过来。阿里心里很是恐惧。他需要母亲的声音赶走他们。

细婆把热干面端到阿里面前，见阿里发呆着，便一直伸到他的鼻下。正大口吸气的阿里，突然闻到芝麻酱的香味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阿里望了望细婆，伸手接过面，把整个碗都捧在脸边，闻了又闻。阿里平常都是在家里吃母亲买回的早点。有时是油条豆浆，有时是面窝稀饭，当然也有热干面。这是阿里的最爱。但母亲却不经常买。母亲说热干面要排队，哪有空等？

细婆说：“阿里，伢，看我的芝麻酱放得蛮多吧？”

阿里说：“嗯，蛮多。”

细婆又说：“香不香？”

阿里大声道：“蛮香！”

细婆说：“香就好。慢慢吃，莫着急呀。”说完，给罗爹爹也端过一碗，又说：“罗爹爹，今天没有去东湖打拳？”

罗爹爹说：“正出门，就碰到巴嫂子倒地。老巴慌得险些站不起身。我屋里四强搭帮他送人去了医院。老巴托我帮忙照看一下阿里。街里街坊的，相互关个心也是该的。少打一天拳，没得关系。”罗爹爹叹口气，转向阿里说：“阿里，好吃就多吃点。爹爹荷包有钱。”

阿里嘴里装满了面，咕噜道：“真的？罗爹爹，我还要

一碗。”

罗爹爹忙说：“好，细婆再下一碗。”说罢又叹：“唉。刚才四强打电话来说，巴嫂子怕是没得救了。屋里出这么大的事，这伢将来怎么办呀？”

细婆一边烫面一边说：“我也才刚听说。怎么会突然倒地呢？”

罗爹爹说：“怕是累的。阿里姆妈心脏一向不太好，要帮老巴顾店子进货，又做几家的钟点工，还得顾阿里。白天忙到黑，能不累？”

细婆说：“她这辈子也是的！招呼老巴就蛮辛苦了，还加个阿里。叫我说，这样走也好，免得受罪。”

罗爹爹说：“话是这样说。但这屋里剩下的人怎么办呢？特别是这个阿里。”

细婆说：“阿东还不晓得吧？”

罗爹爹说：“他从大学城赶过来，怎么也得一两个钟头。怕是看不到他姆妈了。”

细婆便摇着头，叹了口气。

阿里全然不睬罗爹爹和细婆的对话。热干面真的很香。阿里大口地吞咽着，如果没人阻止，他能连吃五大碗。他的胃像是无底。罗爹爹和细婆长一声短一声地说着这世道，主题全是关于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。但阿里一概听不进。这世道上有很多东西，都不会进入他的脑子。他的大脑像一扇密闭的门，大多时候都关闭着。只在偶尔中透进一点光。比方母亲的声音。母亲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小改锥，能轻轻将他那扇密封严实的门撬开一道窄缝。光线便从那缝中透过几缕，照亮他脑袋里一个小小的角落。

2

阿里住在东亭。

这不是一个惹人注意的地方。尽管离东湖不远，但它的看

相跟东湖比,说天壤之别也不过分。倘说东湖路和迎宾大道两者形成钝角,博物馆和美术馆便是这钝角尖上左镶右缀的两颗明珠。两珠相拥着一个庞然大物,这即是全世界报业占地面积最大的报社区域。而东亭,便深藏在报社背后,像是胆怯地蹲在大楼的阴影之下。博物和美术的珠光四射,却也照不到它那里去。

幽雅的东湖路和宽阔的迎宾大道,车来车往,不时发出呼啸,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生冷。但东亭却是窄街。房子亦很零乱。东一家西一户全然无章法地开着些小店。零乱有零乱的好,给人一种自由生长的气息。过往行人一走进东亭,便仿佛掉进活色生香的生活之中。西装可以脱下,鞋也可踢踏着,香烟叼在嘴上,余灰尽可四处弹射。穿着睡衣的女人,拎着塑料袋晃来荡去。自行车和三轮车的铃一遍遍地响着。豪华场合一本正经的规矩在此全都散架。

东亭的店子全都做的小生意,门面简陋却也方便。人们常常站在店铺门口,嗑瓜子儿拉家常,时而也隔着马路朝对面喊叫几声。东亭的人开口说话不由自主散着俗气,但却没一点汉口小生意人的油滑,倒更像是一种乡下人的朴实。

其实东亭以前就是乡下。到处是菜园和河塘。阿里父亲老巴搬来的时候,这里连路都没有,也不叫东亭。住着住着,人就多了,店也多了。罗爹爹在这里开了剃头铺,现在他儿子接手,叫作发廊;细婆摆了早点摊,摆到如今,还是个摊铺。王胖子开了土产店,拖把水桶铁丝应有尽有。李丽红原本做毛线生意,后来改做精品服装,再后来,又只卖袜子。变来变去,也还是她那个店。他们都在老巴的隔壁左右。老巴开的是食品杂货。店后便是家。两间卧房一个厅。两个儿子住一间,他和老婆住一间。在东亭这算是相当不错的。

世上所有的热闹都是随着人跟着店一起行走。东亭现在虽然还是杂乱不堪,却也是个热闹地方。

阿里是老巴的长子。东亭的路边是他玩耍的场地。以前这里只有土路,不走汽车。家里也从不担心他会被车撞着。搬来

东亭的新户最先认识的人差不多就是阿里。阿里见到陌生人，总是先打招呼。阿里说：“我叫阿里。”

看到他的人便都说：“哟，是个苕^①咧。”

阿里会回答说：“姆妈讲的，我不是苕，我是弱智。”

人们便都笑。且说对对对，不是苕，是弱智。

阿里就这样留在人们的印象中了。

东亭离作家协会不远。有个作家经常去细婆的摊点吃热干面。作家听阿里如此介绍自己，便说：“哟，你还是个坦坦荡荡的弱智咧，苕得好可爱呀。”

作家走后，细婆十二分瞧他不起，不屑道：“多认得几个字，说话故意转，还不如我们阿里。”

阿里的聪明在三岁时戛然中止。现在他已经快三十岁了。

阿里的父亲老巴经常趴在杂货店的柜台上，忧郁地看着他这个儿子。每天早上，阿里都会坐在店里发呆。时间对于阿里没有意义。他并不知自己是在发呆，发呆是别人眼里的观察。对于阿里，吃饱喝足了坐在这里，就很舒服。有时候，老巴忙不过来，便会叫他：“阿里，给客人拿瓶酱油。”

阿里便“哦”一声，去柜台上拿酱油给客人。

老巴原是铁道兵。有次炸山洞，石块崩到身上，断了几根肋骨。伤好后，使不上力，便复员回了家。进村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阿里的母亲。阿里的母亲是武汉知青，被村里派在他家搭伙吃饭。老巴走南闯北多少有些见识，人也长得仪表堂堂，虽然受过伤，但只要不出大体力，也不影响生活。平常吃饭，经常讲些部队的趣事。阿里的母亲那时也是青春少女，不知不觉便被老巴吸引。不多久，两人居然成了相好。两情相悦时自然也偷吃了禁果。像许多女人一样，阿里的母亲不小心怀了孕。那年月，未婚怀孕是天大的丑事。阿里的母亲担心丢脸，便索性嫁给了老巴。后来知青纷然抽调回城，阿里的母亲也调进了工厂。但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并没有因回城而抛弃乡下丈夫。她找

^① 苕，方言，即傻瓜的意思。

遍关系，几乎跑断了腿，终于把老巴也调到了城里。离开乡下那天，他们一家三口兴高采烈地坐着拖拉机去县城搭长途汽车。结果半道上拖拉机被一辆拉钢渣的货车撞翻。三个人都被甩到马路上。拖拉机手则当场断气。他是老巴的堂弟。

阿里的母亲醒来时，已在医院。她胳膊断了，身上也缝了十几针。忍着疼，她挣扎着找到丈夫和儿子。方知老巴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没了，而儿子从头到脚都被纱布裹着。阿里的母亲哭得全身的骨头都是疼的。她想如果不是她要回城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一个月之后，他们一家离开了医院。阿里救活了，但脑袋受伤，智力停止了成长，耳朵也聋了一只。阿里的母亲抱他回家的路上流了一路眼泪。老巴长叹着说：“这是命，就认了吧。怎么活也是个活。我们一起好好养他就是了。”阿里的母亲哽咽道：“你说话要算数。我们再怎么辛苦，也要让他过得好。今后不准打他，不准骂他。我们当他的爹妈，要对得住他的命。”老巴说：“好。”

两人进了家门，抹干眼泪，心情反倒平静了。仿佛赎罪，阿里从此享尽父母的宠爱。老巴用货车单位给的赔偿金买了房子开了家杂货店。因为腿残，他便负责守店。阿里的母亲则负责进货。小店门面不算大，但吃的用的，什么都卖。维持一家人生活倒也略有盈余。几年后，阿里的母亲又给阿里生了一个弟弟。二儿子出生那天，老巴热泪盈眶，抱着他说：“这个伢将来是我们全家的希望。更是阿里的希望。”

阿里的大名原叫巴西。老二的名字就叫了巴东。

阿里之所以叫阿里，是有一年阿里的母亲听到一首歌，歌子唱道：阿里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阿里的母亲便去派出所替阿里改名字。管户口的警察不同意，说巴西队的球踢得几漂亮，就叫巴西蛮好。阿里的母亲告诉他，儿子脑子有点问题，叫巴里是想图个吉利。警察便说，是个茗？那就改吧。免得把巴西队也搞茗了。难怪他们最近有点茗样。

阿里的母亲很生气他这样说，但名字到底给改了。

阿里现在就叫巴里。阿东比阿里小五岁，他学地理后对自己的名字很反感，曾经向他父亲抗议说：“凭什么给哥哥用一个国家级名字，给我却只用一个县级的名字。”

巴西是个国家，谁都知道。而巴东，却只是湖北的一个县。

阿里的父亲回答说：“我上学时没有地理课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足球看，我哪里晓得有个国家叫巴西？我家住在村子西头，我姓巴，所以就给你哥哥取名叫巴西。我也不晓得有个县叫巴东。你妈生你时，住在医院的东头，所以就让你叫了巴东。”

这理由让阿东很沮丧，他无法继续抗议。好在哥哥巴西的名字后来改成了巴里。与巴东相对比，也分不出级别大小。阿东也就罢了。

阿东自小就知道，照顾这个长不大的哥哥是他一辈子的事。所以，他就把自己当了哥哥。像带弟弟一样，带着阿里。他训练阿里听他的话，教阿里玩一些新奇东西。有人欺负阿里，他一定出手相救。阿里虽然傻，但却是深知谁对他好。所以，他也很喜欢阿东。阿东上中学时，阿里天天都会在固定时间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待阿东放学。看到阿东，便拍着巴掌欢天喜地地唱道：“阿里的弟弟回来了！阿里的弟弟回来了！”阿东先觉得丢人，不准他这样大声叫，阿里倒是满口答应，但第二天照唱不误。他根本不记得阿东的不喜欢。阿东也无可奈何。后来阿东上了大学，不能天天回家，阿里等不到阿东，哭过好几回。直到阿东上到大三，阿里才慢慢不去路口坐马路牙子。周末的时候，阿东知道阿里会想他，功课再忙，都要回家一趟。阿里每次一见阿东，都兴奋异常，照旧会拍着巴掌欢悦地唱道：“阿里的弟弟回来了！毛毛虫就要出来了！”后一句内容是新加的，因为阿东电脑里有一个毛毛虫的游戏。这是阿里最喜欢的游戏。

东亭一带，没有比阿里更无忧无虑的人。所以，人们看到阿里总是叹说，真是的，这世上就阿里活得最快乐。阿里的妈妈听到这话，脸上便挂满笑，然后会慈爱地抚抚阿里的头，说：“是呀，我们阿里就是要快乐地活一辈子。”

时光很绵长。阿里一家人安然而平淡地生活在这绵长的时

光之中。

只是时光经常也无情。悄然的流动中也藏匿着尖锐与残酷。它们像飞刀，随时会迸射而出，落在某地某家某人的头上。

这天的飞刀便是落到了阿里家。

阿里的母亲蓦然倒在店子门口。她运货回来，刚想换件干净衣服，忽觉天旋地转，一口气提不上来。她的丈夫就在眼前，她想叫他，嘴里却吐出一声：“阿——里！”随后，人便歪倒。等老巴反应过来，她已躺在地上人事不知。

老巴慌成一团。他急不择路地冲过去，蹲下身来扶老婆。慌乱中自己凭着一条腿怎么都站不起身。手臂下老婆的气息越来越弱。老巴慌了，声嘶力竭地叫唤，有如荒野中绝望的狼。隔壁左右听到这声音，吓得不敢，都急急奔来。

最先赶到的是罗爹爹的小儿子罗四强。他见状一把扶起老巴，又赶紧让土产店的王胖子叫车。李丽红正招呼一个想要批发袜子的客人，此刻也顾不上赚钱了，帮着罗四强一起把阿里的母亲送到医院。

老巴在急救室门口只坐了一会儿，医生便走了出来。医生平淡地说：“人已经完了。心肌梗死。”半小时后，阿里的母亲便被送到了太平间。阿里的弟弟阿东赶到医院时，老巴蹲在太平间门口，他已经悲伤得嗓子发不出声音。罗四强和李丽红都在劝他先回家去。

阿东把父亲搀扶回家。他脑袋空白一片。一路上仿佛一个字都没有想过。进了家，阿里正没精打采地坐在沙发上发呆。没有母亲的家，阿里十分害怕。阿东的回来，令阿里意外中又觉惊喜。他先是眼睛瞪得溜圆，然后就拍起了巴掌，追在阿东的身后一边跳着一边大声唱：“阿里的弟弟回来了！阿里的弟弟回来了！”

阿里根本没有注意到几乎站不起身的父亲。跳完就跑着去厨房里找母亲。嘴上喊着：“姆妈，阿东回了，要烧肉！”

阿里的声音打碎了阿东的空白。上面开始有字浮出。这字

便是：家里再也不会有母亲了。阿东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

天渐然黑下，阿里开始四处找母亲，却怎么都没找到。他不停地问：“姆妈呢？”阿里的父亲躺在床上，面无人色。阿里不明白他何故如此，上前摇着他说：“爸爸，姆妈呢？”阿里的父亲便淌眼泪，不作一声。

这天的晚餐是阿东做的。家里没有菜，隔壁罗爹爹送了点小菜过来。阿东便将冰箱的剩菜热了一热，然后每人煎了一个荷包蛋。加上罗爹爹的小菜，便开了饭。

阿里看了看桌上的菜说：“姆妈呢？阿东回来，姆妈要做粉蒸肉的。”

阿东说：“阿里，莫闹，将就点吃。今天是我的手艺。”

阿里却还是说：“姆妈呢？我想吃姆妈的菜。”

阿东说：“快点吃，吃完了，我教你玩游戏。”

换了平常，阿里会兴奋地答应。而这天，阿里虽然“哦”地答应了一声，却没有高兴起来。看不到妈妈，他无法高兴。

阿东见他如此，心里一酸，就说：“阿里，姆妈回乡去了。你要听我的话哦。”

阿里说：“姆妈为什么要回乡？”

阿东说：“大人的事，你莫多问。你乖一点就行了。”

阿里又“哦”了一声。

天黑得更厉害。阿里浑身感到不安。但凡看不到母亲，他就会这样。他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动，烦躁加上恐惧。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却又什么都不知道。阿东陪他玩了一阵电脑游戏。平素里他缠着阿东可以玩得许久，但这天，他却怎么也坐不住。阿里心神不宁，他觉得母亲离他很远很远，远得他会找不到她。于是便不停地问，姆妈几时回来，姆妈几时回来？问得阿东不耐烦，不觉大声吼他说：“你听不听话呀！不是跟你说过姆妈到乡下去了吗？”

阿里呜呜地哭了起来，说：“姆妈说的，你不能吼我。”

一句话说得阿东也哭了起来。妈妈的确说过许多次。妈妈要求家里任何一个人，无论阿里犯了什么错误，都不准吼他。

阿里见阿东哭，便止住了自己的哭泣。他从未见过阿东哭，有些惊讶，也有些难过。他走过去，用手擦着阿东脸上的泪说：“你莫哭。我又要哭了。”说得阿东几乎想要号啕。

这天的夜晚，阿东把自己的床拖到阿里的床边并成一张大床。他们自小住同一房间，但各睡各的床。这天的阿东却担心阿里夜里会闹，便尽量让自己离他近些。阿里翻着眼睛望着他做这些，不明白他何故如此，但却什么也没有说。

阿东说：“睡吧，我关灯了。”

阿里朝门口望了望，想说什么，又望望阿东，却没敢说。他怕阿东吼他，也怕阿东哭。这个时候，该是妈妈过来摸他的头，对他说：“乖，阿里，做个好梦。”

阿里可怜巴巴地望了望阿东。阿东不理他，自顾自地铺床。他只好自己一头倒下，然后自语道：“乖，阿里，做个好梦。”不到一分钟，便睡着了。

阿东看着阿里睡熟，成熟的脸上却满是稚气的神情。他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。这一夜，阿东彻夜未眠。

3

现在，那个让阿里生活充满快乐的母亲紧闭着双眼，躺在一口棺材里。鲜花在她的身边环绕着盛开。她脸上化着淡妆，像她生前一样平静，嘴角仿佛还浮着几丝微笑。只是她无声无息，再也顾及不到她百般怜爱的阿里。

阿里母亲的悼念仪式在武昌火葬场举行。悼念仪式还没开始，阿里的父亲老巴先过去看了看他的老婆。老巴淌着眼泪说：“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先走呢？说好了我先走的呀。你怎么舍得扔下阿里？他离开你该怎么过，你要托个梦给我才好。”

阿里的母亲平素最肯帮人，在东亭的人缘相当好。前来悼念她的街坊邻居好几十个。阿东一边忙着招呼大家，一边又照顾着阿里。阿里几天未见母亲，情绪一直低落，每天都要闹几场。现在，他蔫蔫的，脸上无一丝笑容。

阿里嘟着嘴说：“我要回去。”

阿东说：“你莫闹呀。要跟姆妈道个别再回去。”

阿里一听姆妈两个字，立即一振，说：“姆妈在哪里？”

阿东说：“等下见到姆妈要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”

阿里说：“听姆妈的话。”

阿东说：“也要听我的。”

阿里便说：“哦，也要听阿东的话。”

阿东说：“这样才乖，姆妈才会喜欢你。”

阿里说：“哦。我要乖，姆妈喜欢我。”

亲戚和邻居听着这两兄弟对话，私下相互叹着，将来这个阿里怎么办呢？

悼念仪式马上开始。阿东把阿里引领到悼念厅的一侧。阿里四下张望，他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，也不知道在这里干什么。厅里面乱哄哄，让他紧张得满心烦躁。他的身边，到处都是探头探脑的魔鬼。它们狞笑着，朝着他奔跑。他的头也突然疼起来，像是魔鬼的巨爪扑过来紧扼着他的头。他浑身都难受得厉害。他准备跺脚。他要找母亲，只有母亲能够帮他。阿里扭动着身体，表情也变得畸形，他想哭。

突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像风轻轻扬起来一样。它向阿里靠近，抚过阿里的头，又抚过他的心，然后又抚过他的脚，最后把他包裹起来。所有的魔鬼都闻声逃匿。他的头瞬间就不痛了，紧张和烦躁也莫名消失，他的脚也不想跺了。这声音，仿佛来自他的母亲。它们一下一下地在他的眼前跳动，慢慢地跳成了母亲的样子。母亲张嘴笑着，轻轻地将他呼唤，对他说：“阿里乖。”然后伸出了手臂，将他环抱。原来母亲在这里。

阿里的眼睛亮了。蓦然间，他看到了鲜花盛开。母亲正在鲜花丛中，露着他无比熟悉的的笑容。阿里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姆妈，你在这里呀！”

阿里终于见到他朝思夜想的母亲。他情不自禁地仰头发发出呵呵的大笑，然后拔腿向母亲身边跑去。他扒开那些花，对着母亲叫道：“姆妈！呵呵。姆妈！呵呵。你回了。”